

漢書門		三七三二號	九七函	五〇冊
類				

三五九	九〇冊
九〇冊	三五九

内閣文庫	
漢	3732
冊數	50 (25)
函號	359 54





古文世編卷之四十九

淺草文庫

南朝

宋

與臧壽勅

劉裕

華林清署殿賦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傅亮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古文世編

卷之四十九



喜雨賦

九日登凌巒館賦

演慎論

大旱遜位表

定命論

政事得失疏

與何尚之書

與始興王書

上防虜議

王弘

顧顓之

孫紹

袁淑

北征表

謝晦

悲人道詞

廢錢用穀議

孔琳之

請止封禪議

許懋

錢法議

何尚之

華林清暑殿賦

與從弟僧綽書

王微

與江湛書

告弟僧謙書



報何偃書

威戎御遠表

何承天

達性論

古文世編卷之四十九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與臧燾勅

劉裕

頃學尚廢弛後進積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  
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  
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  
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



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  
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  
至邪想復弘之

華林清暑殿賦

劉裕

若夫瑤榭未清瓊室流炎熏風夕烈熾景晨嚴  
高巒廢駕遊衢輟驂思延寒於夏堂豈徒聞於  
遺籍伊涼燠之可變粵在今之猶昔密眊林梁  
側眺池籩起北阜而置懸湖汾西原而殿清暑  
編茅樹基採椽成宇轉流環堂浮清浹室關西  
櫺而鑿斜月高東軒而望初日粵乃炎精待戒  
青衺將畢濯袂在辰風光明密婉祥鱗於石沼  
儀瑞羽於林術浮觴無屈展樂有時惟歡洽矣



含歌受辭歌曰山懷風兮谷吐泉清潭邃兮遠氣宣符深情兮應遙心促千里兮測雲天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傅亮

臣聞宗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思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哀述班同三事榮哀既



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  
外虞旣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  
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謹言  
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幙造膝  
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  
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  
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謙  
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  
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

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  
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  
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  
聽所心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將屆舊京感懷  
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  
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  
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鐘  
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  
音感舊永懷痛心在日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  
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  
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



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

傅亮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况砥礎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傅亮

網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嘆撫事彌  
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為  
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  
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宵然  
難究淵流浩養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  
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過  
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  
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



蘋繁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王者施行

為宋公削髮身障膝

傅亮

喜雨賦

傅亮

惟二儀之順動數有積而時偏墊襄陵於唐籍  
履雲漢於周篇匪叔葉之或邁在盛王其固然  
伊元嘉之初載肇休明於此年懿玉燭之方熙  
愠積陽之獨愆涸涼泉於井谷委嘉穎於中田  
嗟我皇之翼翼悵臨朝而輟娛踵冲謙於禹湯  
協至誠於在余且東作之未晏庶雨露之夙濡  
遵懸子之徙屨充魯侯之焚巫祗桑林之六禱  
修季宰之再雩誠在幽其必貫感何遠而不孚



聆晨鶴於高垓候宵畢於天隅發曾雲於觸石  
晦重陽於八區春霆殷以遠響興雨霈而載塗  
灑豐浸於中疇覃餘潤於嘉蔬殷嗇人於菑畝  
衍將繁於中衢嗣良頌於多稔兆嘉夢於樵漁  
矧其臣之逢運又均休而等虞陶曲成於萬稔  
全歸駕於董疎

九月九日登凌囂館賦

傅亮

歲九旻之暮月肅晨駕而北逝度迴壑以停轅  
凌孤館而遠憩何物慘而節哀又雲悠而風厲  
悴綠繁於寒渚隕豐灌於荒滋玩申原之芬菊  
惜蘭圃之彫蕙旌竹栢之勁心謝梧楸之零脆  
爾乃流眄平隰落日還臯千感具盈在物同騷  
聆離鷗之棲響聽鳴林之瀏飈彼遊子之苦傷  
每寤歎於我勞矧集悲而鍾苦疚寸心其如忉  
眇天末以遙睽怨故鄉之阻遼



夫木以多節為堅，水以多洄為深，人亦以多難為貴。故君子居則見其難，動則見其險。其難也，故君子居則見其難，動則見其險。其險也，故君子居則見其難，動則見其險。

演慎論

傅亮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灾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



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倖於是有顛隊覆  
亡之禍殘生天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  
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  
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  
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  
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敞著而後謀  
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  
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  
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

冰炭滌於胃心巖牆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  
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  
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  
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旣拔立生之  
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  
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鍛於垂舉觀夫貽  
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醪關八字其懼患也若  
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  
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



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  
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  
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旣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  
之難慎之惟難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  
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  
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  
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  
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  
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邛夔泛衝波於呂梁傾  
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  
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  
言慎而已矣



大旱遜位表

王弘

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  
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  
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  
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  
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  
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  
宜休徵表祥醴泉苾涌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  
灾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歷四時此



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外臣以庸短自畢凡流  
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贖又重之以  
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  
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  
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  
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  
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  
撓聖德所以僂俛從事循墻馳驅志在宣力慮  
不及遠旣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誦其本懷

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  
眷未能自己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  
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纏庶上缺皇朝緝  
熙之美下增官誦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飛  
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悠稱小  
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缺懲戒之  
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  
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譴少弭謗譴伏願鑒其所  
守卽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盡



定命論

顧頤之

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為辭斯則命運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為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天榮枯之序皆理定



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珉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崇漢臣衍貨於天府寧免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牖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饑席義枕仁徼禍於促算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

猶病諸况乃蕞迹流感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竿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為哉問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宣攝有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闇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



彭竇以繕衛延命盈忌以荒洄促齡陳張稱台  
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  
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  
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  
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  
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  
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  
復來旨讎校往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  
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一原夫餐椒非

養生之術咀劔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  
骨而含嚼膏梁時或嬰患深澗乖徼寵之津空  
谷絕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穉其枯而俯仰竿  
牘終然離且爾乃躑躅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  
世詡邑絕緒吉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  
賤瑣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穀南魯北其此促  
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  
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  
濱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



古文世編 卷之四十九 十一  
三百卅三  
矯鑄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  
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卽  
理易推在言可畧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  
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鈞貿貽談豈唯陳張  
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揮價彼  
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  
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  
顯明脩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効  
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

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  
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天無爽  
有允瑣辭無愆鄙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  
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  
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蚩其拙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  
清論光心英辨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  
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闡至玉門犁  
丘獻識弗免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



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岨巖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礮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

履危踐機僂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遭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徇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狻逸而林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効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據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



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  
幽符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數定名教  
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  
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  
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  
梁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劾情聖  
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  
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  
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

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  
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  
煬和金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為脣齒富教相  
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損絕梁豢必云微生  
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  
責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  
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  
此作斯固命中之物非所以為難也問曰循  
復前旨旣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



云依杖名教帥循訓範若籍數任天則放情蕩  
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戈矛異適  
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  
殊請布末懷略言其要若乃言命所鍾縱情蹈  
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凶數所擬幸由踐逆聞  
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  
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  
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  
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痾勿藥有喜所謂縱情

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  
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  
儲之命宜永須扁誰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  
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彛範所興善惡無  
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  
尺阡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  
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  
通而殊事雖復鉗桎弄梟思復巢許之情捶勒  
曾史言膺躋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



符鑽仰冥數脩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  
波流勢無防慮命徼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  
雙美奚躋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  
深師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刳心  
流腸捐生以抗節火妻灰子藎名以償義若幽  
期天兆則明敷可遺冥數自賓則感効宜絕豈  
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為理難之所疑  
卽末以為用蓋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  
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  
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  
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旣命之所甄  
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  
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  
資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  
馴義亡已亦由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  
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旣幽期自賓心  
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  
 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  
 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  
 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  
 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  
 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  
 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  
 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

政事得失疏

孫紹

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  
 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  
 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  
 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  
 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  
 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  
 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  
 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



古文世編 卷之四十九 三十三  
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  
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  
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  
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  
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  
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  
散没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強豪  
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  
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

定關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  
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  
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  
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  
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  
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  
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  
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洿隆以牧物文質應  
世道形自安洿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



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卽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

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



與何尚之書

袁淑

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  
亦事難斯貴俾疏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  
衛淪慙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  
歡畢□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曾滯果茲  
沖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微  
明未耗譽業方藉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  
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



與始興王濬書  
 袁淑  
 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  
 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  
 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  
 是有懵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藉左右而請  
 以為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  
 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  
 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  
 褻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

與始興王濬書

袁淑

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  
 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  
 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  
 是有懵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藉左右而請  
 以為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  
 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  
 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  
 褻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

古文世編  
 卷之四十九  
 二十六  
 一百四二



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  
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  
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惟執事所以圖之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  
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蠡集聞已崩殪天險  
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  
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  
濟矣乃者燮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  
士少鬪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  
班散濟西勁騎急戰蹙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  
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拷潞入患泉伊

防虜議

袁淑

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  
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蠡集聞已崩殪天險  
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  
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  
濟矣乃者燮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  
士少鬪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  
班散濟西勁騎急戰蹙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  
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拷潞入患泉伊



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涓陰之迫懸  
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索  
伎能譎詭旣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躡蹊  
後先介逼捨陵行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  
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疢

欽三字

藟藁已單米

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實河隘扁固退亦墮  
滅所謂栖鳥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  
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閩城舊史爲  
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况

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瘵山淵  
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并竿萬集肩摩倍  
於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寔慊氓願履  
畝以稅旣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  
糧請奮釋緯乘城請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  
重幣甘辭招推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  
阜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賀  
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  
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



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緝命  
宜選敢悍數千驚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  
檜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  
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斃獸讐冰解霧散掃  
洗哨類漂鹵浮山如有決罅漏網遂窠逗穴命  
淮汝戈船遏其還逕充部勁卒梗其歸塗必翦  
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轆無旋矣於  
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柝聯響若  
其偽遁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圖

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賀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收  
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成席卷乘機芟剽泗  
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濤雲集糜亂桑  
溪之北搖潰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植銜  
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  
浚風之儻輕籜杲日之拂浮霜旣而尉洽荷掠  
之餘望吊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升  
青蓋西巡翠華東幸經啓州野滌一軫策俾高  
闕再勒燕然後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闡



燿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闕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蕲歟若乃邦造里選擢論深切躬擐盡幽斬帶尋遠設有沉明能照俊偉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損益之宜能睽合民心愚叡物性登并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

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狠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茂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涑繹故典灑土纓綏翦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遄會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謀多縱反間汨亂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



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  
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巖邑易  
傾必府鬲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  
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圍及駕趙養  
還君盡輿誦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內層  
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  
運潤節鴻法今塗有遺鏃蠱未息蜂敢思涼識  
少酬閔施但坐幕旣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  
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謨終晁之抗辭杜耿

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竿燭邪之敬裁  
收下策自耻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  
採



北征表

謝晦

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  
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河  
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  
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竝  
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  
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營陽失德  
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  
忘已援登聖朝維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



惟疑臨朝殷勤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  
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欲專  
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  
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  
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  
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  
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弁不以賊遺君父  
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結闕墻禍成長逼天  
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爲政

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羣蠻清夷境內分留弟姪  
竝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  
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  
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  
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  
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  
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  
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拏戮雖未知臣道濟  
間推理卽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翼命之



佐勦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  
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鑒  
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恐害規弄威  
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  
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  
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久而嬰若斯  
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  
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竝言嫌  
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

不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  
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  
惡人在朝趙鞅入代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  
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上繕治舟  
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  
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  
申理冤耻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鏹無恨於心伏  
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  
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不圖姦回暫蠱駐馴讖計忠賢節賤愚用良藥

悲人道詞

謝晦

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哀人道之多險傷人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冑固清流而遠源樹文德於庭戶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值革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勅物贊帝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章稟顧命於西殿受遺寄於御牀伊懦劣其無節實懷此而不忘荷隆



遇於先王欲報之於後王憂託付之無効懼愧  
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光居遏  
密之未幾越禮度而緬荒普天壤而殞氣必社  
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啓處而匪違藉億  
兆之一志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晏信卜  
祚之無疆國旣危而重構家已衰而載昌獲扶  
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朝褒功以疏爵祗命  
服於西蕃奏簫管之嘈囀擁朱旄之赫煌臨八  
方以作鎮響文武之桓桓厲薄弱以爲政實忘

食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逾  
歷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內缺

其云裁痛夾輔之二宰竝加辟而靡貸衰弱息  
之從禍悲發中而心痲伊荆漢之良彥逮文武  
之子民見忠貞而弗亮覩理屈而莫申皆義樂  
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舳艫之奕奕陳車騎  
之鱗鱗觀人和與師整謂茲兵其誰陳庶亡竟  
之雪怨反涇渭於彝倫齊輕舟於江曲殄銳敵  
其皆湮勒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氣有捷



而益壯威旣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迂風雨  
以踰旬我謀戰而不克彼繼奔其躡塵乏智勇  
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敗其有數豈怨天  
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師而覆陳誠得喪  
之所遭固當之其無吝徒同懷之弱子橫遭罹  
之殃釁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而莫振誓同盡  
於鋒鏑我怯劣而愆信愍弟姪之何辜實吾咎  
之所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詹性命  
之難遂乃窘繼於邊亭亦何忤於天地備艱危

而是丁我聞之於昔誥功彌高而身蹶霍芒刺  
而幸免卒傾宗而滅族周嘆貴於獄吏終下蕃  
而靡鞠雖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戮懷今憚  
而忍人忘同惠而莫復續無賞而震主將何方  
以自牧非砭石之園照孰違禍以取福著殷鑑  
於自古豈獨嘆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  
於先哲保歸全而終孝傷在余而皆缺辱歷世  
之平素忽盛滿而傾滅惟蒸嘗與灑埽痛一朝  
而永絕問其誰而為之寔孤人之險戾辜有踰



於丘山雖百死其何雪羈角偃兮衡閭親朋友  
兮平義雖履尚兮不一隆兮好兮情寄俱憚耕  
兮從祿觀世道兮艱諛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  
兮為易兮定謚兮闔棺慙明智兮昔議雖待盡  
兮為恥詹厚顏兮靡寘長揖兮數子謝爾兮明  
智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卧盡兮斧斤理命  
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兮辨惑御莊生  
之達言請承風以為則

廢錢用穀帛議

孔琳之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  
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為錢則  
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  
務器四民各肄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  
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  
通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  
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



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  
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  
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  
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  
漢末是也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  
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  
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  
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  
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

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  
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  
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  
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  
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  
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  
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  
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  
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



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  
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  
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  
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  
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  
荒僅荐及饑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  
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  
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本自休固以南畝競力  
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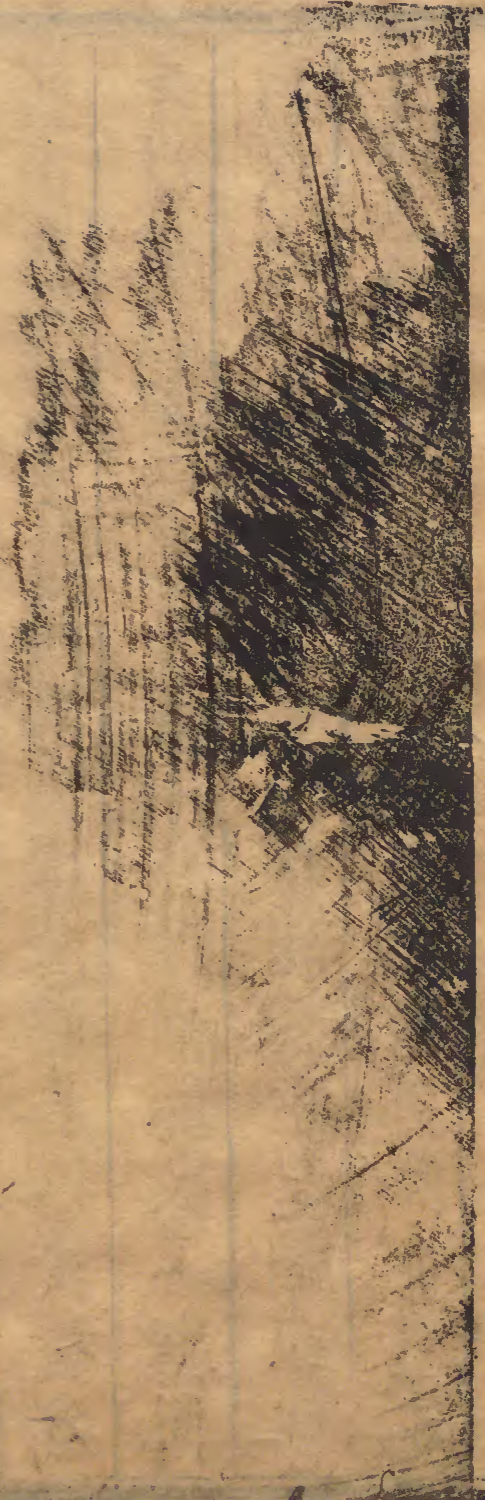
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玄又議復肉刑  
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  
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  
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  
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  
世必省躡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  
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  
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  
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



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箒弦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

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





請止封禪議

許懋

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景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禩禩謂盛惠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為



盛惠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  
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  
奕而云盛惠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  
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  
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  
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  
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  
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  
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

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  
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  
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旣矛盾理必不然又七  
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  
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  
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  
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  
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  
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



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  
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鑿文告成且無  
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  
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  
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  
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  
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  
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  
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

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  
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  
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嬭俱上旣而子侯暴  
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  
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  
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  
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  
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  
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者不



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誤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卽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所報是則

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先五帝於四郊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禘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祭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



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  
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  
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  
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  
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  
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



錢法議

何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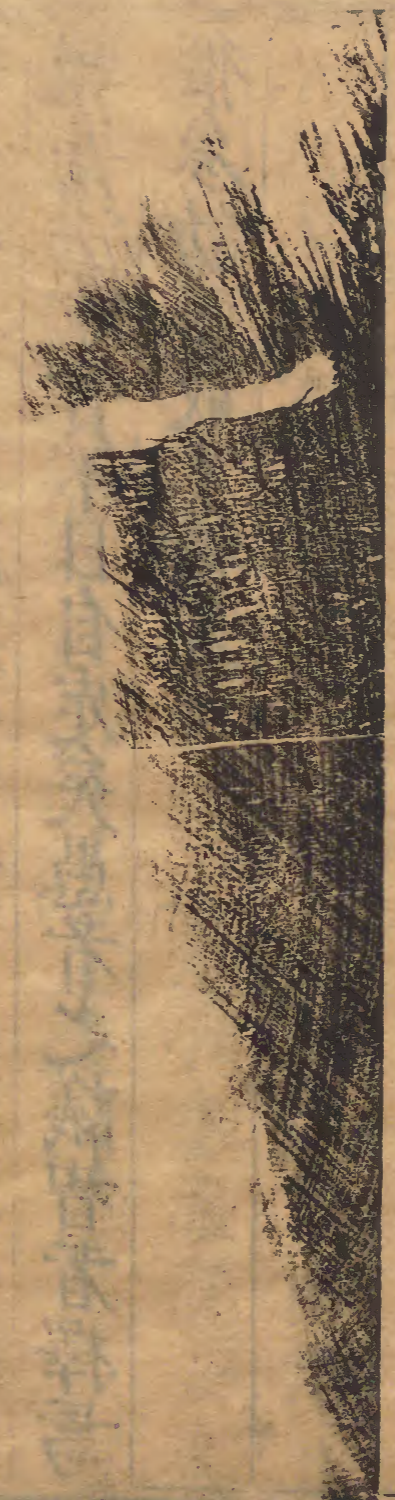
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救  
 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  
 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  
 少則幣輕數少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  
 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宜從  
 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  
 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泣於市  
 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



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  
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  
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糲放擬若  
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  
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  
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  
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  
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剪鑿  
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  
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  
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  
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卽  
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  
猥參訪逮敢不輸盡



古文世編 卷之四十九 四十九 八十八



華林清暑殿賦

何尚之

逞繇亘之虹梁列雕刻之華榱網戶翠錢青軒  
丹墀若乃奧室曲房深沈冥密始如易循終焉  
難悉動微物而風生踐椒塗而芳溢觸遇成晏  
暫遊纍日却倚危石前臨濬谷終始蕭森激清  
引濁湧泉灌於塔祀遠風生於楹曲暑雖殷而  
不炎氣方清而含育哀鵠唳暮悲猿啼曉靈芝  
被崖僊華覆沼

古文世編 卷之四十九 五十一







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  
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  
復稍道長大散為和羨弟為不見之邪疾  
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  
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  
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為無  
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  
良可恠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  
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

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  
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  
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  
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  
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  
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  
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  
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  
疆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



古文世編 卷之四十九 五十二  
此則鷄鶩變作鳳凰何爲于飾廉隅秩秩見於  
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旣未  
易陳道故常因舍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  
海頓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  
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第所宣  
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  
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  
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  
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

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音珍  
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  
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  
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  
返區區飾吾何辨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  
深藏與蛙蝦爲伍於勳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  
識也似不肯矐矐奉箋記雕琢獻文章居家近  
市廛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  
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



自宜以解塞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  
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  
書粗布曾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  
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  
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白  
可示無急付手

與江湛書

王微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  
騶會忽扣華門間里咸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  
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  
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  
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  
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  
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  
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



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  
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  
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  
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芄芄棧樸似不  
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  
任輿曳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  
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  
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  
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

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况無古  
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  
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  
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敷山公  
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槌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  
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脊何如州陵耳而作  
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  
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  
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



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  
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  
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落養  
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  
哈於萬里汝頰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  
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  
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  
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  
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  
有諸甥亦何得頓絕屢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  
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  
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然~~非獨縉  
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  
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謬耳



告弟僧謙靈書

王微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為察慧之譽獨沈浮  
 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  
 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問  
 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  
 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  
 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  
 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誅讀一句之文  
 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



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莞然獨坐憶往年散發  
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  
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髮鬚觸  
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  
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  
無物能譬方欲共管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  
罪戾見此天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  
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緻有枉過念此  
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為志奉

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  
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  
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  
許又兄為人矯介欲過宜每冲和道此猶在耳  
萬世不復一見奈何惟十指手迹封坼儼然至  
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  
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及相殯送弟由來意謂  
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  
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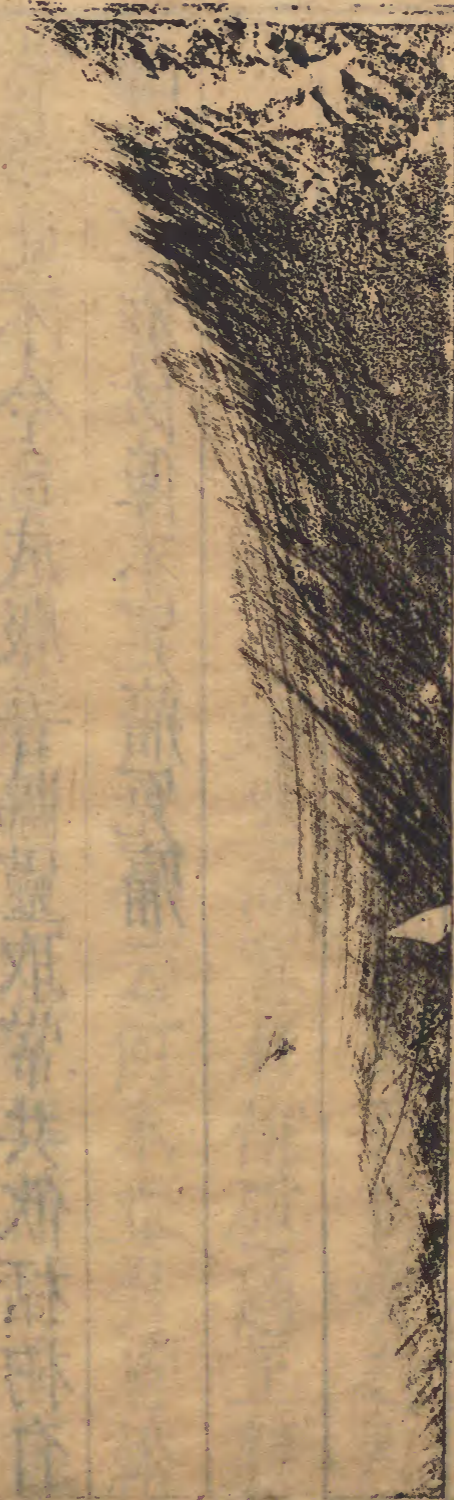


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  
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  
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  
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何憲有何慰適正賴  
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悵望今云何不立自省悒  
毒無復人理此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  
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  
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諦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  
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  
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  
惟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隋  
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  
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楮杓自  
釀酒寧有仿像不冤痛冤痛



古來世... 卷之四十九

九十二



報何偃書

王微

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欲復自恠鄙  
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  
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  
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  
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  
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充麤笨無好常從博  
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  
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

古來世... 卷之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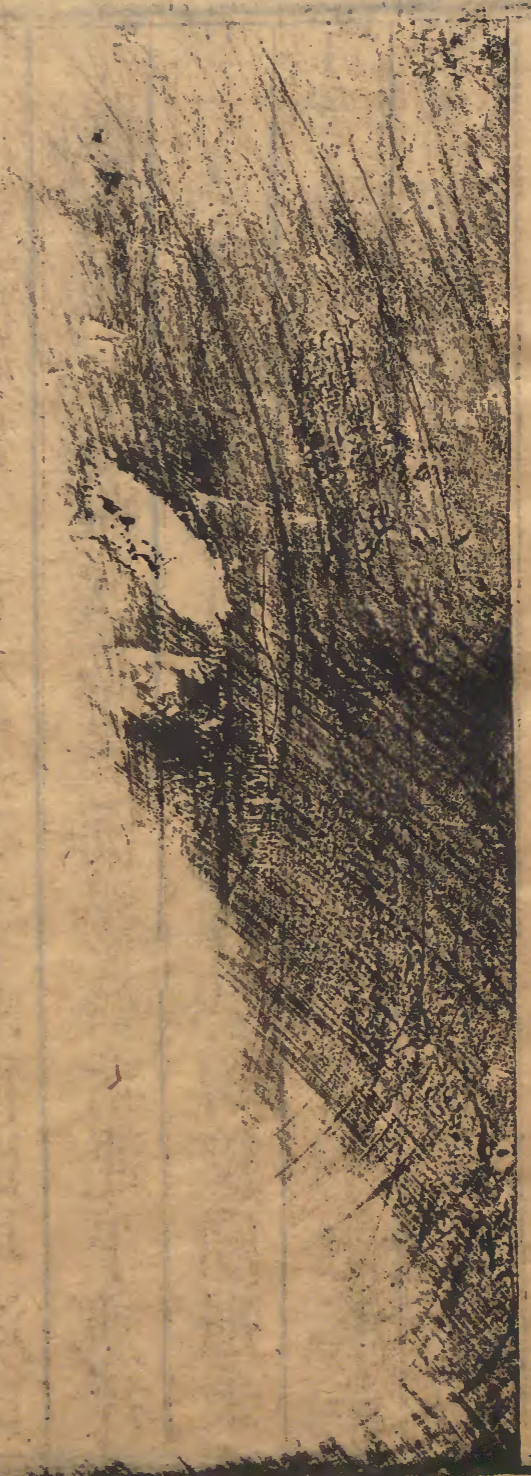
見床頭有數秩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  
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笑楊子之褒贍猶  
耻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  
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  
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  
是非不解處卽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  
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  
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  
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

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及菓  
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  
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  
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續蓋  
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曷故兼山  
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  
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  
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  
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輕厠金



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色區區之情惕於生  
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寒蕭常人不得  
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已自論旣  
仰天光不天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  
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  
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  
寧人加疼意憊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  
復苦心痛引喉狀如胸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  
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旣不可解  
立欲便別且當笑微





威戎御遠表

何承天

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鑒矜此黎元  
 博遠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  
 儉狃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  
 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旂祈連事難役  
 繁天下騷動委興負海貨及舟車凶狡倔強未  
 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  
 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  
 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為念大宋啓祚兩耀靈



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  
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  
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攜隙  
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  
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  
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  
開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  
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  
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

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  
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  
王出藩經略旣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  
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  
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  
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  
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  
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  
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



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  
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  
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  
耻爲左社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  
故緼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  
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  
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夫剪  
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  
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

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  
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  
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  
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  
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  
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  
陵移民南溪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  
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汚南以北岸曹爽  
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堠



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

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以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怩未



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矣騎蟻聚輕兵鳥  
集並踐禾稼焚蕪間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  
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駟起役必  
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戎怨曠必繁孰  
若因民所居並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  
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  
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  
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  
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  
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  
民性重遷閭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吝怨今新  
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  
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  
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  
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積毀猶可脩  
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  
其經用爲之間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  
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



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  
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三千足抗羣  
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  
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伍伯兩參合鉤連以衛  
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  
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  
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  
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  
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榦利

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  
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  
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  
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  
害生是故戎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戾恐  
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  
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  
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  
首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



古文世緒 卷之四十九 五  
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  
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  
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  
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  
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  
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  
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  
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執  
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

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  
難可脩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  
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仰之其有毀缺  
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  
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  
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  
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  
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  
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箠利鐵旣不都斷往  
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  
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  
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閒蹊城保  
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  
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  
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  
在澤內宜立式脩復舊堵利其埭過給輕艦百  
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  
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微敵  
之要也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定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  
 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  
 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  
 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  
 幽曠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  
 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  
 燭揚暉酸醎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  
 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易足易足



則力有餘力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  
 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  
 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  
 坤以易簡示物慤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  
 沈喘蠕並為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  
 俟風暴田漁候豺獾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  
 麇卵庶人不數咎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  
 人用也庖厨不邇而不是翼殷后改視孔鈞不  
 綱所以明仁道也

古文世編卷之五十

逸民傳序

范曄

黨錮傳序

江劉周趙列傳序

後漢光武紀贊

郭后贊

齊武王贊

鄧禹贊

吳蓋陳臧贊



耿恭贊

竇憲贊

梁商贊

桓榮贊

班固贊

盧植贊

孔融贊

後漢皇后紀論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

輿服志

儒林志

西南夷傳

西羌論

宦者論

蔡邕論

儒林傳論

詐彭城王義安與徐湛之書

報羊希書

周朗



復肉刑議

蔡廓

求徐州啟

王僧達

祭顏光祿文

諫徙義真疏

張約之

詣闕上表

謝靈運

謝封康樂侯表

與廬陵王義真書

歸塗賦

嶺表賦

孝感賦

山居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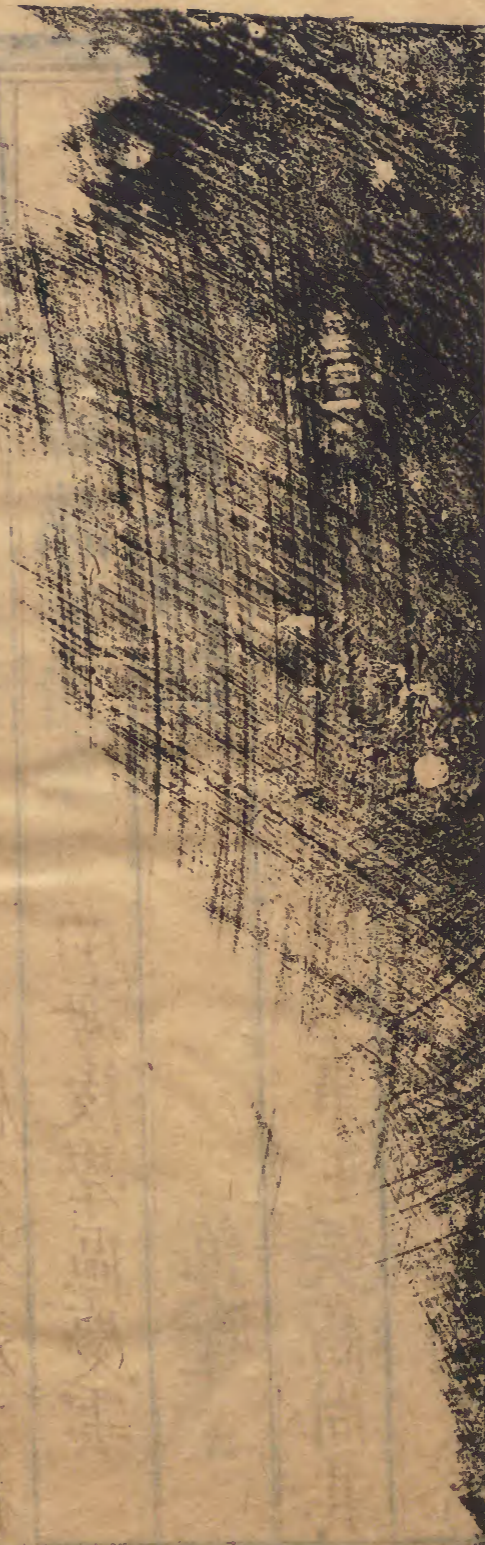
勸伐河北書

武帝誄

曇隆法師誄



秋而風烈之難耶  
全孤竹之節日然  
今風而國發不文



古文世編卷之五十一  
龍城玄之陳原道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范曄

古文世編卷之五十一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逸民傳序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



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  
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  
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觀魚鳥樂林  
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出而  
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  
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  
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  
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  
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旌帛蒲車之所徵責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  
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  
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  
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  
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







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深瑞  
或起徒步而仕執圭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  
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  
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及及  
漢祖杖劔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  
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  
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  
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  
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

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紉  
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  
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  
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  
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  
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  
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  
然乎



夫孝之於人猶天之於地也地無天則地不生天無地則天不立人無親則人不立親無親則人不立  
 故曰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  
 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  
 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  
 器而忘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  
 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  
 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  
 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

江劉周趙列傳序

范曄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  
 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  
 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  
 器而忘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  
 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  
 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  
 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



祿以求養者是以耻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江革劉般公皆義讓也撰其行著於篇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我皇漢

郭后贊



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唯寵惑乎當其接牀惟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熾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權隊則九服無所逃其命斯誠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遺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恚怨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黨惑至乎東海遂巡去就以禮使後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齊武王傳贊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彭岑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徇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鄧禹傳贊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機也  
鄧公贏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  
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  
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  
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  
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  
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  
為乎

吳蓋陳臧傳贊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  
漢之思雖懷璽紆綬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  
為羣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  
咸臨天下戒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斯誠  
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官馬武之徒  
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  
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  
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  
圍恐傷黥王之陳乎



耿恭傳贊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是至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

竇憲傳贊

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軍戶遺誦龍蛇之章以爲嘆息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猶虜未之勝後世尤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帥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比鞏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之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



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瑜以就煨  
塵者亦何可支哉

梁商贊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  
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  
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垂於務則難乎御物商  
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  
術憔悴之音載謹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  
之危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

傳寵凶嗣以至破國傷家而豈徒然哉

桓榮傳贊

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  
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耻  
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而佚廷議戚援自居  
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  
西巴放麀以罪作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  
人能以此察則直邪幾於辯矣

班固傳贊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二子有良史之材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叠叠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生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文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喻於目睫也

盧植傳贊

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蠱起懷雷霆駭耳雖育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冗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斯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融傳贊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



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  
 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  
 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  
 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  
 豈其負園委屈可以留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  
 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  
 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  
 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  
 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  
 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  
 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  
 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



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讐及周室東遷  
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以五子作亂冢  
嗣藹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  
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  
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  
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  
不脩孝文祗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  
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

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  
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  
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  
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  
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  
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  
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



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澆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幃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于雲臺之上家纓縲紲于囹圄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  
 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  
 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  
 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  
 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  
 力至于翼扶五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鸞縉屠狗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  
 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  
 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  
 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  
 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  
 力至于翼扶五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鸞縉屠狗



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  
越終見菹醢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  
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  
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  
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  
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  
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

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舊  
恩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  
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  
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  
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  
優以寬科崇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  
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



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  
 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  
 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  
 茂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  
 云爾

輿服志

范曄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  
 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  
 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  
 命無天昏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  
 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  
 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  
 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  
 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



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爲之盡其情也奕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恤民之憂思深大者必饗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爲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

所以順禮也順則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縉故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遂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賢仁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路車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聖人不得其位賢者隱伏是以天子微弱諸侯脇矣於是相貴以等相讟以貨相賂以利天下之禮亂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諸侯此天子失禮微弱之始也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



錫冕而舞大武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  
中衣鏤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詩刺彼  
已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譏負且乘致寇  
至言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自是禮制  
大亂丘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盜藻稅  
降及戰國奢侈益熾削減禮籍蓋惡有害已之  
語競脩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罽玉纓象鑣金  
鞞以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草然而宗  
祀亦旋夷滅榮利在已雖死不悔及秦并天下  
攬其輿服上選以供御其次以錫百官漢興文  
學旣缺時亦草創承秦之制後稍改定參稽六  
經近於雅正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  
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故撰輿服著之于  
篇以觀古今損益之義云







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  
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也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  
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  
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  
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而觀聽  
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  
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

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  
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天會諸儒於白虎觀  
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  
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  
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  
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  
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



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羸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序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

之風益衰矣黨人旣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史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







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實帙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算薄於羗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籬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西羗論

范曄

羗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代方之匈奴頗甚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蹇然諾之信故永初中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陸梁三轉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敝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無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



邊州難援宜先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  
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  
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齒積  
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  
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騁東西奔  
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  
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  
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  
十巨萬或梟剋會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

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  
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  
受事專掌軍任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  
西種而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  
所崩籍其能穿窺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  
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  
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羗雖外患實深  
內疾若攻之不堪是養痾於心腹也惜哉寇敵  
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



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  
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禦戎之方失  
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  
寇焉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  
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  
之爲乎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  
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  
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  
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  
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  
而後人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  
功于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



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鐺左貂給事  
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  
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  
倖至于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  
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  
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  
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  
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

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  
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  
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  
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  
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  
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  
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  
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



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  
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  
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  
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  
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  
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慘夷  
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  
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

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  
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嬖媛侍  
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  
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  
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  
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  
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窳棲寇劇緣  
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  
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



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  
之訾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歿  
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壘行芟夷無餘然以  
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  
武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  
乎其然矣

蔡邕論

范曄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  
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  
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  
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  
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  
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  
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旣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  
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



斷刑尚或為之不舉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  
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詢書流  
後放此為戮未或聞之典刑

後漢儒林傳論

范曄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  
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  
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  
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  
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  
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  
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



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  
又雄所謂饒饒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  
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  
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  
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  
離而權疆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  
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  
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

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  
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  
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  
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  
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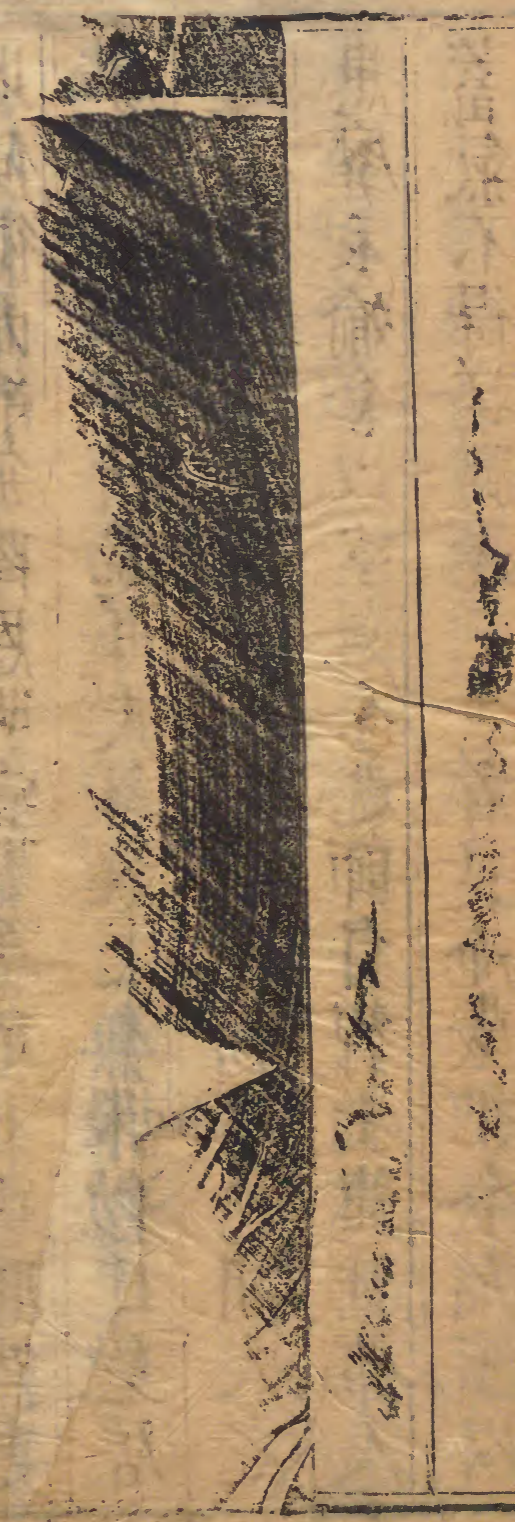




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  
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  
在過釁竟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  
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  
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  
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為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  
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  
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耶除  
君側之惡非唯一代况此等狂亂辜惡終古所  
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耶可以吾意宣示衆賢  
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勦業重造  
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  
刑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  
以次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辜  
此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



古今世緒 卷之五十一 一百六



報羊希書 周朗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  
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  
反覆慰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己動  
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為足下欣耶然更  
憂卿不知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  
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  
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  
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

古今世緒 卷之五十一 一百六



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  
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  
今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曰  
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此焉夫天  
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  
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  
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  
案集不結王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  
門湮銷在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  
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賈竟  
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  
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  
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者以  
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  
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髻望鼓鯁於豎鱗之  
肆墜風之羽翮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  
淥水並荷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  
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為卿說



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  
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  
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  
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沉雪憐  
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上石侯卿腐鳩梁錦實  
迺竚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剗心掃智剖命驅  
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  
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姦徇委玉入而齊聲禮  
揭金出而烹勅寇使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

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各致諸侯歛手  
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給而出望旃而入結冕兩  
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  
德瞋目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  
調覺迕則反而還閒居違官交造頓罷捐慕遺  
憂夷毀銷譽呼喻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  
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  
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旣滿方杜長者  
之轍穀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



階月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  
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  
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讐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  
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  
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  
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鄆肅尋伊鄙傍眺燕隴邠  
履遼衛視我周之軫迹弔它賢之憂天當其少  
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  
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

於梁人况才滅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  
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  
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間里之間忌見貞士  
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  
於其主露竒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  
侯爲至廼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  
之徒心竒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  
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踐淵海心  
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



笏振豪也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  
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  
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  
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進正之士此迺足  
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  
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  
戰使身分而至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  
如是則繫囚奴於北闕無首矣亡但默默窺寵  
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復肉刑議

蔡廓

大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  
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  
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  
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  
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旣  
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  
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之  
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



况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  
 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三  
 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  
 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閉  
 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  
 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  
 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  
 於三陽于時之華監商飈而知懼威惠俱宣感  
 畏備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

求徐州啓

王僧達

臣衰索餘生逢辰籍業先帝追念功臣卷及遺  
 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  
 憑慶泰脫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  
 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  
 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  
 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  
 飛已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  
 里借聽民謠黎氓缺二字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



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  
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  
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  
誼披露迺誠猶有歎哭之諫况今承顛沛萬機  
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  
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  
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  
萬有為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  
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

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黨  
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  
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  
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  
觀世路謬識其難卽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  
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  
於才能直以蔭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逸  
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  
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



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  
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  
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  
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  
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  
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  
四詭尤宜裁防閑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  
心恐戎狄貪憚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  
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  
馬興滅宜圖其易登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  
在報効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効偏方得司者  
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  
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  
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卽時  
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  
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  
分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  
 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蜚聲義窮幾象  
 文蔽班楊性婢剛絜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  
 之華才通漢魏譽洽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  
 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移年  
 契關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  
 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蜚聲義窮幾象  
 文蔽班楊性婢剛絜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  
 之華才通漢魏譽洽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  
 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移年  
 契關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



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凄目泣情條雲互  
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衽  
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  
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恐哀敬陳  
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歔嗚呼哀哉

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  
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  
壺關復寃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  
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  
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  
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  
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伏惟高祖武皇  
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

諫徙義真疏

張約之

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  
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  
壺關復寃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  
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  
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  
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  
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伏惟高祖武皇  
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





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  
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  
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  
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  
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  
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  
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奄瑕訓盡義方進退以  
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  
下令遠近恆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

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  
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曾  
衛龜策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  
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  
願留神九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  
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之望時聞曲  
宥及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  
誘情性道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况玉質  
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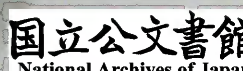


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  
 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  
 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  
 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  
 云比日異論噂喅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  
 微為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  
 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  
 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事及  
 見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用懼臣昔忝

詣闕上表

謝靈運

臣自抱疾歸山於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  
 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  
 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  
 云比日異論噂喅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  
 微為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  
 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  
 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事及  
 見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用懼臣昔忝









謝靈運表  
 昔強臣暴虐恃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  
 陷沒西河傾覆南漢凌籍紀郢跨越淮泗于時  
 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  
 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亂  
 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  
 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  
 下濟鴻均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紐龜  
 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

謝封康樂侯表

謝靈運

昔強臣暴虐恃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  
 陷沒西河傾覆南漢凌籍紀郢跨越淮泗于時  
 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  
 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亂  
 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  
 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  
 下濟鴻均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紐龜  
 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



來胤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尪弱所當忝承  
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侔  
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  
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  
微躬傾宗隕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與廬陵王義真牋

謝靈運

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  
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  
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  
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  
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義唐亦激貪  
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  
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不喻不詳



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  
 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  
 褫簪帶於窮城及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  
 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辨佇楫在川觀鳥  
 歸塗賦  
 謝靈運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  
 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  
 自巳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  
 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  
 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  
 褫簪帶於窮城及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  
 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辨佇楫在川觀鳥  
 歸塗賦  
 謝靈運

歸塗賦

謝靈運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  
 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  
 自巳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  
 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  
 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  
 褫簪帶於窮城及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  
 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辨佇楫在川觀鳥



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谿乘潮傍山悽悽送歸  
 愍愍告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  
 騰而鴈翔霜下淪而草腓捨陰漠之舊浦去陽  
 景之芳蕤林承風而飄落水鑿月而含輝發青  
 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  
 背而易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  
 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  
 衰而不易

嶺表賦

謝靈運

若乃長山欵跨外內乖隔下無伏流上無夷跡  
 麕兔望岡而旋歸鴻鴈覩峰而反翮旣陟麓而  
 踐坂遂升降於山畔顧後路之傾巘眺前磴之  
 絕岸看朝雲之抱岫聽夕流之注澗羅石碁布  
 怪譎橫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斑采若繡明白  
 若月蘿蔓絕攀苔衣流滑



孝感賦  
 謝靈運  
 舉高檣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  
 出彭蠡而南浮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  
 眷壤改時懷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  
 積雪而抽筍王斲冰以鱸鮮萸菜葉於枯木起  
 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福謝精靈於昭晰擁  
 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孝感賦

謝靈運

舉高檣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  
 出彭蠡而南浮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  
 眷壤改時懷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  
 積雪而抽筍王斲冰以鱸鮮萸菜葉於枯木起  
 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福謝精靈於昭晰擁  
 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  
 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  
 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  
 曰丘園在郊郭曰城旁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  
 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  
 乎市廛抱疾就閒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  
 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  
 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  
 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  
 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  
 曰丘園在郊郭曰城旁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  
 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  
 乎市廛抱疾就閒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  
 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

山居賦

謝靈運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  
 曰丘園在郊郭曰城旁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  
 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  
 乎市廛抱疾就閒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  
 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  
 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  
 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  
 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



古文世編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四百八  
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  
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素意託之有  
賞其辭曰

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  
笑曰夫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  
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  
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  
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  
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

如牽犬之路旣寡聽鶴之塗何由哉若夫巢穴  
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琬  
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託於巖壑幸兼  
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稸雖是築構而  
飾朴兩逝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邛  
阜洛川勢有褊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氏充  
鈇規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微之觀徒形域  
之蒼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  
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遯



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覽明達  
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微  
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  
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  
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閒媿班生  
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  
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其居也  
左湖右江枉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倉  
吸吐款跨紆縈縣聯邪直側直齋平近東則土

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滂閔硯黃竹決飛泉  
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恣  
於近瀆近南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  
離合山川嶠崩飛於東峭槃傍薄於西阡拂青  
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近西則楊賓接峰唐  
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披綠石  
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近  
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  
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漾山巖下而回澤



瀨石上而開道遠東則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  
 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  
 靈凌石橋之莓苔越楸谿之紆縈遠南則松箴  
 棲鷄唐嵒漫石崢嶸對嶺罷孟分隔入極浦而  
 邐迥迷不知其所適上嶽崎而蒙龍下深沈而  
 澆激遠西則缺四十四字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  
 納崐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  
 而縈浥信荒極之縣眇究風波之睽合徒觀其  
 南術之缺四生巖缺二成衍缺一岸測深相渚

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  
 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  
 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  
 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  
 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慚於海若爾其  
 舊居曩宅今園枌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  
 前後直陌矗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  
 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  
 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



窓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以通阡阡  
 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弁蔚蔚豐  
 秋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  
 麥粟菽候時覘節遞甄遞熟供粒食與缺一飲謝  
 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自  
 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  
 而窈窕除振洲之紆餘苾溫泉於春流馳寒波  
 而秋徂風生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  
 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且延陰而物清夕棲芬

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覬雲客之暫如水草則  
 萍藻蒹葭萑蒲芹蓀菡菰蘋蘩絕荇菱蓮雖備  
 物之偕美獨扶藁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  
 敷之續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  
 給而後寒豈蕙草之空殘卷繁絃之逸曲感江  
 南之哀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  
 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靈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  
 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  
 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舊林蘭近雪而揚倚卷栢







波旋鱸紫乘昔以入浦鱖鮒沿瀨以出泉鳥則  
鷓鴣鵲鵲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朝集時鷓鴣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萬生歸北  
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  
載王子而上參薄回涉以弁翰映明壑以自耽  
山上則猿狸獾犴猓狃猛獳山下則熊羆豺虎  
羴鹿麋麀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絕於深劓蹲谷  
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緝綸不投罝羅不披  
磻弋靡用蹠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

無涯顧弱齡而涉道惜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  
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鰕以悅豫杜機心於  
林池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埜昭曠聚落羶腥  
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  
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  
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  
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幽峰冀振錫之息肩  
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缺而思通  
理匪絕而可溫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



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  
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甌非筮擇良選奇  
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巒流透迤面南  
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  
流剏僧房對百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  
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  
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苦節  
之僧明發懷抱事絕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  
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

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舍和理之窈窕  
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  
猶恨相遇之不早賤物重已棄世希靈駭彼促  
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其  
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日撫  
雲峴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  
未偕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  
未齊於殤彭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  
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筍自篁擿籟于



谷楊勝所拈秋冬篇獲野有蔓草獵涉夔夔亦  
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木成甘以播熟慕甚高  
林剝芟巖椒掘舊陽崖適鮮陰標畫見塞茅宵  
見索綯芟菰剪蒲以薦以芟既坭既埏品收不  
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粟備  
物為繁略載靡悉若廼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  
風瞻雲方知厥所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  
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峰參差出其間連岫複  
陸成其坂衆流漑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

遠堤兼陌近流開湍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  
往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趨胡可勝單抗北頂以  
葺館瞰南峯以啓軒羅會崖於戶裏鏡清瀾於  
窻前因丹霞以頽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  
俯馳顧缺之之未牽鷗鴻翻翥而莫及何但燕  
雀之翩翹汎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峙硃  
礎於西雷修竹歲蕤以翳蒼灌木森沈以蒙  
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  
柯間風露披清於岷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



基回互撩櫺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卽回  
眺終歲罔斃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  
遯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因以小湖鄰於其  
隈衆流所湊萬泉所回汎濫異形首誌終肥別  
有山水路邈緬歸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  
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  
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旣瞻旣眺曠矣悠  
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  
首瀨排沙以積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指

巖木映波而結藪逕南潛以橫前轉北崖而掩  
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知左右山川澗  
石州岸草木旣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贖山  
匪祖而是岵川有清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  
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  
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  
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  
峯則羣竦以巖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  
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春秋



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有  
採藥救頽身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  
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  
且列于言誠特此推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  
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  
森竦崖巘杏壇柰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  
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椹梅流芳於回巒樺  
柿被實於長浦畦町所藝含蕊藉芳蓼葳藜  
葑菲蘇薑綠葵眷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

寒葱標菁以陵陰春藿吐若以近陽弱質難恒  
頽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承清府之有術  
冀有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  
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層嶺之細辛  
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  
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  
朗響頌偈清發散華飛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  
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  
萬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愜於



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紛兮自絕  
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兮  
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悒曾臺兮陟雲  
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  
不滅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之權  
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  
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  
覩騰翰之頽頡視鼓鯁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  
愈猜害者或可理攀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

猶在啓滕剖袞見柱下之經二觀濠上之篇七  
承未散之全樸救已積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  
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  
世謨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  
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曆之書或平  
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  
一德而不渝伊昔齟齬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  
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  
倫爰暨山樓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已研



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若迺乘  
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思行地  
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  
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  
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搴芳缺十  
八字萊  
庇蒙以織畚皓棲商以願志卿寢茂而敷詞鄭  
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高居唐而胥宇臺  
依崖而穴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暨  
其窈窕幽深寂寞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旣

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  
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







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

於今苟垂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爲本古今盛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旣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彊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世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羗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



日延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饑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卽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責在得時器械旣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

野彊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耶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况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鼉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



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  
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  
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  
盈朝而天或遠命亦何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  
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  
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  
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  
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  
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武帝諫

謝靈運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  
前典式述聖徽乃作諫曰

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  
遁世屯難方阻眷此區寰閔爾淪胥太乙之季  
權戚攜薄隆安之初主相蒙弱嶽牧糾虔朝廷  
紛錯妖橫乘隙蛟噴鯨躍旣擾奧區遂升帝屨  
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寔賴明哲授手康旃紀度  
迴薄餘分成閏舊晉中微僞楚釁躡彼潛機



整此英陳推亡必朽固存斯振盧循負險肆慝  
遐嶺珍我江豫迫我臺省民旣搖蕩國將遷鼎  
乘騶歸轅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  
驚隰舟師漲海傾穴尋窠窮幽測昧昔去洛汭  
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踰百祀國絕興復家成  
桑梓荒默莫恤頽國誰耻夏典載禹九道是行  
商詔述湯兼攻是弁勤彼周流協此經營仗鉞  
伐鼓赫赫明明乃敕衆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略  
惠以六韜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前瑩雪愧

舊朝旣清西關將旋東道中憩徐豫兼應燕趙  
業盛曩代惠侔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  
聲教綿綿川陸北獻氎裘南貢金竹髻首冠弁  
穿胸斂服寒穴欣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譚靈物  
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雲瑞宿  
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  
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猶唐欽曰總八紘  
于茲三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  
愛萌制規作訓闡校修經禮樂已甄雲雨未弘



將陟井陘薄掃白登北朔渴望飛旌衝朔東岱  
靈遲玉牒金滕天地不仁蒼生寡福已荷一遇  
棄我何速梁顛木頽甘殞以贖同軌畢至率土  
咸哀殊方均服樂樂素練灑淚成雨響叶如雷  
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嗣皇  
擗標羣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  
流火始變秋月未永飛漏急箭鳴簫哀噉金觴  
虛奠列駕長隧發輦華殿華殿既謝長隧是幸  
雙蓋踳蹶六閑引領攀援容貌眷戀俄頃哀哀

百僚長辭含鯁奉教百朝執鞭王始從履五牧  
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謬蒙眷齒愧微刀筆頗預  
遊止垂幕侍講接筵餐理修曙朗夕登臺泛沼  
匪月匪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穹昊微容  
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卽路含戚何言風霜蕭瑟  
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  
我皇情思如環萱蘇豈忘







古文世編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獸悟中飲興嘆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苦不  
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况齊  
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  
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  
母氏矜其心姊翁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  
一身旣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  
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終古恩愛於今此別矣旅  
舟南溯投景廬嶽一登石門香爐峰六年不下  
嶺僧衆不堪其操法師不改其節接物之念不

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  
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師至  
止鄙人榮役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  
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浥迴瀾茹  
芝朮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  
山陽靡喜慍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  
微社泝帶蕩吝澡垢日忘其疾庶白日同居  
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羅壘遠  
見參尋至止阻闊音塵殆絕值暑邁疾未旬卽



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實有由承凶感痛寔百  
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追感平生  
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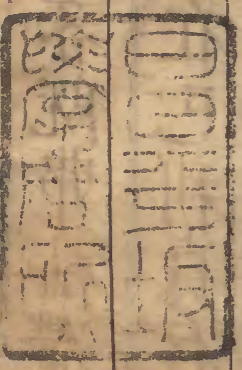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觀彙物以  
靈異人以智貴卽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  
慧心夙察吐噏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  
氣越如彼天倪雲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  
儻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營理孰是  
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才練藝技讓諸揮霍

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朝迫景曛夕已  
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厭來情舍  
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  
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卽心有限  
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躋近羣流  
缺遠假名恒誰傍義豈及獨有兼忘因心則善  
傷物沉迷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  
榮冀永息幽嶺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卽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



斯涅吝既弗祛滯亦安拔子之矜之為爾苦節  
 節苦在已利貞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徒欲以  
 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  
 荷蓀見子鷄黍接人行歌通已於世曰高於道  
 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  
 乘心卽化棄身靡歎懷道靡厲景命已晏矜物  
 辭山終身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  
 鳶螻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  
 遺餘聊給與鳥鳴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

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  
 重疊近矚嘔欽事寡地閑尋微探願何句不研  
 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問來答往俾日  
 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事異意違  
 承疾懷灼聞凶慙悲孰云不痛零淚沾衣嗚呼  
 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  
 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  
 哀哉





古文世編

卷之五

七十四

百葉

古文世編卷之五  
七十四  
百葉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